

12

8° P. or. 544 (12)

W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詞曰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鬢然一點心驚，却把那人牽。

掛向東風淚酒，東風淚酒不覺暗沾羅帕，恨如大。

大那冤家，既是無情去，回夫看怎麼。

妙語解頭

右調桂枝香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拜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

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劄，姓曾，雙名孝序。曾考爭也序，即天敘有與。

之歛蓋作者為世所厄，不能自全。其孝序也。乃都御史曾布之

故柳鬱憤，備不通欲爭此一孝之官。此書竟有這子新申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一箇好人。



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主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

決斷，於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裏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

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

其如蔡太師何

第二面牌

出來，告都布按井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

姓戶婚田上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挹一應

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罪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

麼的。道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

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興下來把書接上去，安

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蕭 書奉

大社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

一載知已淮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

報瑤章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沈惚儼然長安對

面時也離合之數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

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

霜貞操砥礪其心耿也在廊廟歷也在士論今茲出巡

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

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

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必着此句當乘此大屨

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

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平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件安童持狀告訴，幸察不宣。仲春望後一日。

這會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比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裏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賁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

郎調委陽谷縣丞狄斯彬。蓋云抵本貫河南舞陽人氏。

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不如不問突突要錢矣人都號他做狄混

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

陣旋風團七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便勒

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

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

狄公話狄公即拘集里老用鐵掘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

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件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

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拘寺中僧行問

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水燈見見一死屍從上流

面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慈悲受累繁強如水秀才之慈悲

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

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繇分說，先把長老一籮兩撥一夾一百敲，餘者眾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道：「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于岸上？」此念方又說于碍人眾，此有可疑。因令將眾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眾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劾提人院

兩員問官受賍賣法，此是

污吏駐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髮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暴發人確有如此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叫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叫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

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購着老

爹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

匹不拘做馬坊馮門慶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匹

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

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

罷一連三箇不如寫得窮兒暴發徹骨皆見于是使了三十一兩銀子又蓋兩間

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抬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

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苗青之錢夏提刑得了

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

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

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請與他

輔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苗青之錢，又如此用。西門慶因坟上新蓋了

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坟上

祭祖。大力一總注，下如建甌水。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坟

門，砌的明堂神路。亦是暴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

蓋成坡峯，清明日上坟，要更換錦衣牌匾。倒揮此數句，預為戲贈作因。

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

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一行

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一行唱的是李桂姐、吳銀

兒、韓玉釧、董嬌兒。一行官客請了張團練、潘大戶、吳大舅、

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

理、守、賁、第、傅、并女塔、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男客有名者，一十三人，後

理、守、賁、第、傅、并女塔、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男客有名者，一十三人，後

清明節止有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齊六戶娘子未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

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大

妻段大姐女客十四人後清明節止大妗子一人并并家

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

姐本家七人後清明節止樓月兩人春梅迎春玉蕭蘭香奶子如意兒抱

羞官哥兒五人至清明節止有如意一人而裏外也有二

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斗他

往坟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週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

顛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坟上路遠只怕唬着他依

着我不斗也去留下奶子和老媽在家和他做伴兒只

着我不斗也去留下奶子和老媽在家和他做伴兒只

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為何出點他娘見

兩個不到坟前與祖宗磕頭見夫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

說可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

子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

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

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坟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

新蓋的坟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牆迤望中景象當中甬道

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坟門上新安的牌

扁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坟向正面土山環抱

沐樹交枝寫來便活確是新發之家故妙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攏

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總祭响器鑼鼓一

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總祭响器鑼鼓一

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跪的在奶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喘氣、不敢動一動兒、又一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子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跪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跪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攙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繡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遍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堂客四箇小優兒、在

前廳官客席前彈唱官四箇唱的輪番遞酒官春梅玉簫

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堂客兩路分寫如火如錦與後玳安榻下生火迥然

不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

與後小玉如意打橫列坐遙照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

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鏡鏡粧臺

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坟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

乾淨懸挂的書畫琴棋瀟洒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止

在那洒金床炕上鋪着小襖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

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

花兒文字隨處生枝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同

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蕭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
看哥兒、就拿了一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
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
打起羅鼓來、說的不作聲、原來這等小膽兒、子是一面解
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
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鬪孩子頑耍、
便也鬪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
端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敬濟不繇分說、
把孩子就擄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
誰家親孩子嘴、把人的鬚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
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奶子照科、便戲發訕、

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
 敬濟鮑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
 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此情見人身上穿着恁單衣
 衰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見今後惹着我只
 是一味打今後如意見見他頭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
 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
 挑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將套花起
步一段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六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
小文字大姐看見便謂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
 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折但見

意外日光彈指遍

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
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細然後謔把堂客

轎子起身、管家起馬在後、來興兒與厨役慢慢的抬食盒、

然後玳安來安、兩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

各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

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

兩童兒來、叫他跟定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

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眾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

卜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

迎門就稟說、文字渡法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

通安、後又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

聽了心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大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沒說出來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坟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所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光瑩不知一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白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

那里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
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叅本上東京、長官與
學生俱在叅例、學生令人抄了箇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
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端的上
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叅劾貪肆不職武
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

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

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

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叅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叅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扇葺之材、食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很貧、爲回條之箱制、縱子承恩、冒簪武舉、倩人代考、面土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言、而攻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了頭之

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水偶之謂理刑副千尸
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貧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
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携
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
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
飾而賍跡顯著將西門罪案畧總一二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
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
斥財官常有賴面俾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面相觀默默不言夏提刑道

言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到其間道在人為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往東京

央及老爺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

兩銀子苗青之錢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裏是金鏤玉寶石

石開班一條三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夏家差了家人夏壽

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

書與翟管家兩箇早催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

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坡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

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

表那等說還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湯羅

明官生子加官付與一令

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坟上祭祖，為甚麼來不叫他娘
 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裏撻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
 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没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因
 巡按察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
 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不好事亦在一塊月娘使小厮叫劉婆子
 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
 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
 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
 薄荷灯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只
 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
 叫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理星一還和一個師

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
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

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

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

轎子裏說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自是暗愧時如

意見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包得緊緊的又沒皓着他娘

叫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

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箇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

起來了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

一路僭行只六日就赶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

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

第一奇書 四十八回 十二

會御史蔡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會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交老爺關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裡差人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聽消息。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抄了個邸報。所謂治世能臣。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就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

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道翟參看了參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參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况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翁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翁這裏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到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纔到了

曾公未免咳嗽且又遲緩然正

是文字頓挫挽回地步

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等

第一回書 四十八回

十三

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

這件事、又打聽得兩樁好事來、用筆真有龍跳虎騰之勢、看來總不由人報爹

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大師老爺新近條陳

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翁

題准事、劍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

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

引、文塩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

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塩引、戶部坐派如今

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塩、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

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底

原、正北角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

字樣字樣二字妙絕是不識字人眼中物也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

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主字、不認的

又映敬濟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

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大約上面奏着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為陳惠

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勅、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日、罷科舉取士、悉繇學校陞貢、

二日、罷講議財利司、

三日、更益鈔法、

四日、制錢法、

五日行結糶俵糶之法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尖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內無財莫論才、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楚僧現身施藥

詩曰

雅集無兼客

高情洽二難

一尊領智海

八斗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為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過為隨他。說去老爺那里，自有箇明見。小人自以為如此。一面在廳上放桌。

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
 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
 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攬
 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
 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
 糶俵糶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廢更
 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至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
 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為陝西慶
 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
 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煨煉成獄將孝序除名
 實戶黃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

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奉書早往高陽
 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
 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
 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曾公去而此輩來矣都行至東昌府
 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
 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
 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
 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
 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
 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蓮名手本伺候迎
 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環隨

第一回
 四十九回

二

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
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
報、巡按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
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
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
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
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拜他、宋御史
問道、是那箇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
千戶、昨日已叅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
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
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

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任
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
上你我走走何害路問答真不可使妾妾聽見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
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
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
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
都令散了只用幾箇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
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
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
他家吃酒來了聞中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
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

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蟒牙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圓方檯，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參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卷，并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技藝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華生光，于是鞠躬展拜。

宋御史亦各禮相還，收了禮，收當下蔡御史讓

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有東道焉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

塔下蕭韶、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

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

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

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

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

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為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

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

傍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

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拿身分西

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

第一節書

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久而桌席已抬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旣擾盛席，又承厚贖，何以克當？餘容曷報，不忘也。」比會公何如？」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

把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

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像
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

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

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

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

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

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

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

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為人有些蹊蹊如西是趁
奉人摹頭

不著心事蔡御史道他雖則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蹊蹊處只是

今日初會怎不做些三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

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饯、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卽去院裡坐各、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抬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

家見無不想被曹禾論劫將學生散回年一十四人之在

史官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隸兩淮巡
監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
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
部主事往荊州催餉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
叫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
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
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必叫二人
是不相知
者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抬過一邊
藝好玳安道抬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
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
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

侍他自然斟荅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
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挺
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蔥
靠南牆越發老竦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
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
敬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
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
怕明日起身忙了大是能事叫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
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站着西門慶
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于瀆蔡御史道四泉
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

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
鹽望乞到那里青日青日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
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
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
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
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
月人情如此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
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唱
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
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
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護至翡翠軒那里

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盜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齎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於階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階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喜極矣、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且贈西門慶、即

22
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灑的拂下錦箋。這蔡御
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
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兩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
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
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
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

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賤寫引蔡御史一聞薇仙

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茶案花事了也棋桌來擺下棋子

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

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

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一杯

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祕遞酒一杯與蔡

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

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

月半頭月色縵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

金釧兒不會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

今書重刊 不于是韓金釧拿大金酒杯滿斟一杯用纖

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

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

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

心懸懸、非斯文骨肉、讀書者專會以二字許人、字錢虜偏有福分消受二字何以至

此、向日所貧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備我後

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

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兒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

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裡、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

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

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

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厨役、跟了往門

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
悞了來興、兇道、家裡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
棋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
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裡去、與蔡老爹
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
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水墨、画着
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
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
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窻紗、

籬近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歇
 安與他家人在明關裡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
 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了後邊拿
 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
 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
 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昏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
 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
 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言
 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叨
 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
 生無不奉行可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

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厨役早已安排
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
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
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會公案下，行
牌往揚州，索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
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
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聽
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
上。公人揚州捉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會公手裡案
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
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

冷案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

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蓋引說

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

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

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

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便又問有幾位徒弟

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

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

原是周秀老爹蓋造。伏長住裏沒錢，娘修理，丟得壞了。承

寺葬金蓮却先死西門與瓶兒是玉皇廟熱之灑永福寺冷之穴也又曰失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

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素處你

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

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取一

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會

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

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

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

絲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

着生的豹頭環眼着色若紫肝着戴了雞蠟篋兒着穿一

頭肉紅直裰着頰下鬚鬚亂着頰上有一留光善着

5 ch'ia
2
Narhu
300
yuan

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着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着把脖子縮到腔子裡着鼻孔中流下

玉筋來着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

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個端

的于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

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

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可伸可手伸腰可睜開一隻眼

可跳將起來可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可狠可粗聲應道部

萬言人物此僧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

獨頭然寫出西域天竺國密松林着齊腰峯着寒庭寺下來的梵僧着

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

第一奇書 四十九回

十二

1 ch'ian
4 narhu

1 chi
app

1/2 - 1/3

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禿
 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禿。僧。道。
 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卽。此。就。行。那。禿。僧。直。豎。起。身。
 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鉄。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搭。襖。襖。
 襖。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
 付。玳。安。叫。了。兩。個。駟。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就。來。禿。僧。
 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
 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
 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友。跟。着。他。同。行。
 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
 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
起于試藥之人故着他生日
也王六兒生日西門慶見死

29
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
六兒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
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
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上驕
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
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
哥說話的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
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
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
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梵
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了那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including "2/12/18"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梵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
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
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披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脚
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
只顧搥扇子妙景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

這賊秃囚來好近路兒從門外寺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

歇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梵僧真有此技量

為下蝴蝶爹交催馬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

卷作引也難為我這兩條腿了妙語把鞋底了也磨透了脚也踏破

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

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

到家看見梵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

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

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梵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

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鼉背紋鬘鬚織抹綠珠簾象甚地下

鋪獅子滾綉球絨毛線毯子象甚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螻

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很象甚桌子上安着繚環樣須彌

座大理石屏風又象甚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

的交椅更象甚兩邊掛的画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勳頭

還象甚麼水滸中人正是所云一片鳥康西也

鼉皮画鼓振庭堂

烏木春檯盛酒器

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

Library stamp

chū hāng

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

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

顧拿上來先桌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

案酒一碟頭魚趣一碟糟鴨趣一碟烏皮雞趣一碟舞鱸

公趣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的核桃肉象

一碟細切的餠餅樣子肉象一碟肥肥的羊貫腸象一碟

光溜溜的滑鰻象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

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象

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象西門慶讓梵僧吃了叫琴

童拿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象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

象在那倒垂蓮蓬高脚

鍾內象。遞與梵僧。那梵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金丹隨

卽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象一碟醃

臘鵝脖子。象又是兩樣。鮑物與梵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

象。一碟子流心紅李子。象落後又是一大碗鱸魚麩與菜

卷兒。象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楞子

眼兒。更象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

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梵僧道。我有一枝藥

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

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褙囊內取出葫

蘆來。傾出百十九分付。每犬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

下。又將那一個葫蘆兒。搗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

...

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
腿上只顫擗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
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在
僧說

形如雞卵

色如鷓黃

三次老君炮煉

王母

親手傳方

外視輕如糞土

內觀貴乎玕琅

比金金豈換

比玉玉何償

任你腰金衣紫

任你大厦高堂

任你輕裘肥馬

任你才俊棟

梁此藥用托掌內

飄然身入洞房

洞中春

不老物外景長芳

玉山無頰敗

月朗夜窓

再此氣血剛不拘嬌艷寵

十二美紅粧 交接從吾好 微夜硬如錠 服

久寬脾胃 滋腎又扶陽 百日鬚髮黑 干朝

體自強 固齒能明目 陽生始始藏 恐君如

不信 拌飯與猫嘗 三日淫無度 四日熱難

當 白猫變為黑 尿糞俱停亡 夏月當風臥

冬天水裡藏 若還不解泄 毛脫盡精光

每服一厘半 陽興愈健強 一夜歌十女 具

精亦不傷 老婦顰眉蹙 淫媚不可當 有時

心倦怠 收兵罷戰場 冷水吞一口 陽回精

不傷 快美終宵樂 春色滿蘭房 贈與知音

客 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梵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梵僧方才打問訖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裢，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卷

詞曰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教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
妙事妙情
 先去睡鴛衾圖暖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裳恣
妙人妙事
 情無限留著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

右調菊花心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
 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二名合觀一笑再加
 之縫安得不泄泄入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
 趣縫安能不妙乎

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著茶褐袈裟剃的鬚

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活進來與月娘眾人

合掌問訊。慌的月娘眾人連必行禮見他。鋪看蒙眼。拏班

做勢口裡咬文嚼字。活畫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

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

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

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

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

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兒前邊

收卜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

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

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裡

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
 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
 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此這比丘尼還
 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
 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
 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
 是前生修來的臨生花之舌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大都如此
 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
 說西門慶送了范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裡薛大
 嬪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及過去
 坐坐西門慶得了范僧藥心裡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覺

1794 ch' 1000

乃偷
了李
所兒
所得

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

于是徑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

紗靴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

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

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

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

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今日往門

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篋，看兒遞與他道：今

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對金壽字簪兒，說

道：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

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

○王○六○兒○亦

○金○瓶○梅○諸○人○同

○一○指○的○鈕○爲○的○後○兩○六○兒○

○死○西○門○慶○照

○玉○樓

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
 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
 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
 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總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
 一百回以玳安結此回。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
 不得不爲玳安一寫也。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總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
 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娥因問他：「頭裡你爹打
 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
 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筭帳哩。」月
 娥道：「筭帳沒的筭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吃酒哩。」
 月娥道：「又没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
自得 眼見窮

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
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
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分付
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
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
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
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
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裡吃酒兒書童
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
秫秫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總是極力于
寫一浪碟
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

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
 落了，人的傳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灯帽兒，
 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躡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
 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闖你闖兒，你就惱
 了，不繇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裡吐了，
 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傳夥計恐怕濕了，張
 簿一画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煩惱了。」玳
 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
 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耍，笑便笑，諷刺刺的，屣水子
 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栽村秫秫，你今日總吃屣，你從前
 已後把屣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

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映前報仇夢三分怕事意

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赫赫小廝不

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

養的。我只一味乾粘。浪蝶至此亦春意爛漫矣于是吃了酒，門房內

叫了個小伴，拿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

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裡睡哩。于是開

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厨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

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厨櫃裡拿了一盤

馱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麪，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

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罷。琴童道：

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于是

上文餘波

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惱我

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

嬪這里又與韓大嬪富家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是

一番描寫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

休要是言不是語到水裡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

不敢見他去這裡玳安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

房窻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梵僧藥吃

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

銀托束其根來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梵僧與他的

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捏了有一厘半兒安

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

○長○癡○兒○與○王○六○兒○一○照○為○此○日○同○試○藥○作○快○

眼圓睜、橫筋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
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
赤條條、坐在他懷裡、一面用手籠搭說道、怪道你要燒酒
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菴
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首靠雙枕、手
拿那話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
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
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心如醉、酥癱于枕、
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只叫大鬚鬚達達、淫婦今日
可死也、淫態是六
兒非金蓮又道、我央及你、好友留些工夫、在後邊

第一回書
五十一
西門慶
在床
上那話
頭入戶中

其股而極力擗礪擗礪的連声响亮老婆道達達你好生
擗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灯來照着頑裏
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
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活画出來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

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

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塩去支出塩來賣了

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與六兒交合時必講買賣見六兒原利財

而為此西門亦止以財動之也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開

着忘人在家裡做甚麼因問舖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

交賁四且替他賣着土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

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了玳安從後邊來

見他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未
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齋
子裡、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裡騎馬打這里過、看見
在魯長腿屋裡、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
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
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裡邊尋你往小衙
齋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
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巷名分
明点出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
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
忘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灯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

兩個兒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灯、一口吹滅、忘

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
 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就去忘入道官家你
 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逸都有人了玳安不錄分說兩
 步就撞進裡面只見灯也不點月影中無灯偏有月妙絕看見炕

上有兩個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纏

脫畏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裡來玳安道我合你娘的

眼颯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嚙畏脚襪子也穿

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

玳安叫掌起灯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

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纏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

衙門裡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

衙門亦為玳安魯長腿向
 說人之地可嘆

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線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

二字自金蓮來後至今不聞

沒曾做得准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几碟都是鴨蛋、蟹米、熟鮮、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接着賽兒

玳安可謂賽蝴蝶

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

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

擎鐘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

童唱個山坡羊道

因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行坐、逐日家迎上負待

客一家兒吃芽全靠著奴身一個到晚來邱子房
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
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
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錄人眼淚如
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繼
待要唱妙再唱便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

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
西門慶纏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
馮爹尋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
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厨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呷了一

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于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裡說、畢了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走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金蓮同眾人在裡頭房內、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裡月娘罵、安說兩樣話、不引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在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現作婦身、說法者、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裡來、向床背閣抽梯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

那裏、金蓮道、也教自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

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裡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拿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兒把衣帽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後邊六娘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看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攛掇西

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

個在那邊房子裡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

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

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趕到李瓶兒房裡來。

金蓮與王六兒結末而西門死矣前後又遇七相照

原來是三六兒那里，因吃了梵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

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鉄

杵。加倍寫來，使金蓮後死西門時不謬。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

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

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

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裡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

人... 是... 這... 西門慶... 子來

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裡要和你睡睡兒因
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吃春藥者第一以此一瞧爲樂說的李瓶兒要
不的說道哎呀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
說吃了梵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
道可怎樣的我身上還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
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
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
個雞兒央及你央及見再不你交了頭掇些水來洗洗利
我睡睡也罷西門死瓶兒在此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
那里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
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贖刺刺的也賤

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又是一番卜龜于是吃遍勒不過

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洗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

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

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

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又點點物之爨這里二人方纔

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

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灯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

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牛截與不可

逼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

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

不可言說

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實疼我丟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和心頑耍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交銀牙關門睡了金蓮自有金蓮之心事月娘和薛姑子干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又有月娘之可嘆可畏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房裡好

第一回書 五十一
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大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于是每人拏出一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的一担真，一日倒賣三担假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第五十一回

打猫兒金蓮品玉

開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釧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潦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拿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

備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

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

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

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

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

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

箇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

全連想當繁

罷了。先蕙蓮舊技量固知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

寫蕙蓮為瓶兒前車

娘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一語已得全神我又沒

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

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

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皮

婆勢喬坐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而不知

心，那裏看人去，所以這乾爭是這裏，裏外肉裏刺的皆還

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惟道他昨日決烈

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

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

寡的不過又何嘗放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

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筆力直大妗子在傍勸道姑

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

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又對的也放在心裏

舅好好先生之言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

他我怎麼虔婆勢喬做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難看

姐姐寬恕他罷既如此即不必學與月娘矣知常言大人

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

這幾箇誰沒吃他排說過又挑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

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心事不竟

溜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

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又是心事你還不知道

里吳大娘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

沒言語亦不信矣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干

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

帛就與他月娘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肯地與大姐銀錢不

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

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

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

大姑娘吃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也道

映○夜○來○

打發他爹出門我趕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

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

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

俺娘虔婆勢哥做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里你別要說

我對你說交他性我又是一個學舌者○可○畏○可○畏○你須預備些話兒打

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

拿不起來兩隻乾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

吊眼淚說道凡千百斤氣力方寫得出來大姑娘我那里有个字兒昨

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厮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

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觀我

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

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

對這話，他也就慌了。旁觀者清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

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瓶兒心事只憑天

罷了他左右晝夜筭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

吃他筭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又是几千百斤力氣寫得此數

句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

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

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

你怎的不吃飲？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

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
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見○
來○守○只○如○瓶○蓋○為○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
証○有○寵○不○必○爭○耳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空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空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纏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
不賭身罰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
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
旁觀者清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
後邊沒的拿我墊舌娘我這里還多着個影見哩已解大

姣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流
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
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盡出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
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錢
夥計和崔本總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
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
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姣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
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
進來慌的吳姣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裏走不
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

說這里做甚麼

非正人語

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

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薩。

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

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

明知而容其來家，其愚劣何如。

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

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以法為戲耶，抑得意賣弄耶，可嘆。拏來

衙門裏再拶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

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

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一服生子，善偷胞衣，故月娘喜也。月娘可殺。西門慶道

：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

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

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

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

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開不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

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

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

拾衣裝行李不滿是末即前語為下地也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

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

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

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二黃

四銀子幾時閑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閑出來了

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

你那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閑出這批銀

子一分也不動都拾過這邊來

接着便來借債秘訣

西門慶道到是

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

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

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

此等筆法推此書獨擅其

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令明日坐坐西門慶看

了長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

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

時來一語上回無數音畫情節皆出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

玉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

從正月逢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

兒過節與姪婿之禮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

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邊兒奇語也沒恁俊俏相的已刺

之心矣故急急尋文嫂也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

子小張閑三四個標着在院裡就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

頭子齊香見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王三官則云第三

丫頭子李桂兒則云在他家走字字見口角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

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

二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

與朱太尉朱大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

李桂兒便

梁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方知賞燈夜交字針線之妙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

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借人家銀子那里

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搗眼熟不知名姓之鬼非伯爵

乎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

管他又說我來申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

且別夢許他等我們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此語蓋必管李

桂兒事也看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

者試想便知四字妙桂姐西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魚爵方去

門慶正分付陳敬齋交他進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

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西門慶走到後

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

子搭着頭雲警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

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一語得神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

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又一語得神俺每又

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推

視孫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

是俺這媽越發老的留刀了再推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

做生意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兩就是口強見祝

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

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囂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交我

把門插了不出來道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

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

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箇人牙兒總使保兒來這里
卸見那一日在你家定非接他也
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說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

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

待東京已坐名要牙、辭、窮如面

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

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見西門慶笑道机詐如畫你起來

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如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

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更該當俺家若見了他

箇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箇毛

孔兒裡生一箇天庖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

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

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

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裡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
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箇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
說桂姐常在我這裡答應看恁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
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
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
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
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
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
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箇先去，存下來保
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
說的那空兒，乾女認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
 他兩箇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
 你翟爹如此這般好及差人往衛裡說說桂姐連忙就與
 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
 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
 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了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
 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拏
 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箇道理我央及爹
 這里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
 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子○弟○癖○處○在○

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友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
 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
 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
 是來保文心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
 縫那里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
 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裡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
 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
 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
 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贖夥計和崔大官兒
 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

○此○四○益○財○欺○主○二○回○
 道是也的小衣兒來保道你教他小帶衣裳到那去處

○安○根○也○

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

了兩箇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

那里尋你每韓道國道老爹分付教俺每馬頭上投經紀

王伯儒店裡下如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

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里尋俺

每就是了來保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

西稍進府裏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

他打的一兩對簪兒苗青之物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

與他于是將手帕包袱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春香看菜

兒篩酒婦人連忙去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

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裕褹明日早起身王六兒

尚未結親

笑嘻嘻道、耶樂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任、與你餞

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果兒不穩你也撒

○與○初○見○武○二○之○金○蓮○一○

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于是拿上菜兒來

○照○兩○六○兒○

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

○想○對○在○此○

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裡闕門、早韓道國

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舖子裡

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裏歇

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

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甌兒、再

○親○密○之○甚○

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盪熱着些、那王

不、直上歸、到、在、里、教、爺、兒、飽、熱、了、願、在、盞、內、雙、手、遞、與

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
 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
 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反到府裡
 鬧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見齊送出門來試問看
官此一
 段爲何乃點出來保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
韓道國結親之由也
 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
 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
 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叅姐夫
 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闕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
 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
 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拏二十兩

出來交與大舅

為吳典 恩作襯

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

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

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

頂上爹還要再讓兩日見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等銀子

使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

為閻葉 子作引

敬濟應諾吳大舅

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姑子楊姑

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六姐都伴桂姐在月娘

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教了一回張生遊宝塔放下琵琶

是女先

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轉磨

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快子夾鬼肉

寫桂姐因斟玉簫姐你拿過

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箇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

好妗娘

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

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

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忙

傷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為山洞作引

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發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

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

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

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趨起

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

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

金蓮嚷可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

快寫品玉却如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

梅脫了衣裳然則春梅又在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

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

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箇兒

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歩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

茶倒甌子我吃總為春梅先試藥暗中工夫那春梅真箇

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箇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

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弄些檀香白礬在裏

面洗了未寫西門之玉先寫金蓮之牝蓋玉就燈下摘

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

回真矣上早兩一脫一予一其妙二字
如情床巳脚面禮手帳手其絕字

些脂胭口中。嚼着香茶。好工夫。然則與走過這邊來。春梅

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

將燈臺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腿

去紅褲。露出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箇脫

子。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說下一跳。

手搭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便昵昵。看了西門慶。一眼說道。

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

味。要來。奈何。老娘。吃春方者。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

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纏來。我這屋

裏。來了。俺。每是。雌。剩。鬢。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

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

後文初試獲帶侍為此處題目

一見便搭也

去了原來晚文和他幹這箇營生他還對着人撇清焉兒

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箇沒挽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

年不理你總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不

事把他啞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汙邪了你了

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躡在衽

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

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批未試而說畢出入鳴啞或舌尖

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力嚼着往來哺擗或在粉臉上

播搗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搥拙起來三或字下加一

品玉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露映于紗帳之內纖手

奉定毛都魯那話往口裏吞放登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

蹲着一箇白獅子貓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

向前用爪兒來過

此處却為死官哥作線千百忙寫幹事處乃為一千里之總豈是几手能到

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擎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關

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儘力打了一扇靶子打

出帳子外去了。既向西門慶道怪發誦的冤家緊着這扎

刃的不得人意又引關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搥了人

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

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嘔

來。我這屋裏儘着教你搵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嘔了

這一日亦發嘔的沒些事兒

已完題面
品玉公案

西門慶于是向汗

巾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

第一齣書 五十一回 十四

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擁着你從

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

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

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牛載

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

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是婦人用力、婦人因向西門

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

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

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

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箇笑話兒說與你聽、又

是應二哥說的一箇人死了、箇王就拿麀皮披在身上

命、同作

又為後

不知反死在卿手內反略

作

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藉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
 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
 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
 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
 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
 子的老婆挨慣了驢的行貨，磬說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
 二下打的你，兩箇足纏了一箇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
 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
 答刮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
 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
 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止用吊
過轉過

將淫態淫情寫盡 兩手接定西門慶膝項合扶在身上舒舌頭在

他口裏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

五兒昏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冰冷泄訖一度西門慶

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

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

嗚咂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的沒半箇時辰婦人淫情

未定扒上身去兩箇又幹起來婦人一連去了兩遭身子

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

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

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友替你哂過了罷

又我品玉文字西門

慶道就哂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椿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

1002 Madam
Bread
hrcay

2 yui chin

為西門流血作照

1251
to m4 h0 s w d r

我說是那一樁見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晚夕來對
你說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

一篇金蓮品玉
文字却用春梅

脫衣裳穿衣
裳作起結

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

了昏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

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

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

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

不曾寫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

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

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

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箇穿青衣皂隸騎着快

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
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
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
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
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
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
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
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
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
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箇是
侍生安忱拜一箇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鵬補子

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叙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字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四井者市井也明明說出却都混混看過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寫出垂涎之意西門慶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做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

在五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

53
監庄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
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
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
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
廳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支主政和磚廠黃主
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
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
倪秀才座間因叙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
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
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
愧說話間兩箇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清

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
 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
 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
 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
 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箇對坐妙趣妙
 鳳兩箇徒弟豈不成趣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姑子楊姑
 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
 姐衆人一箇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
 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
 源之路盡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

金蓮死 西門死 矣 矣

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

費○六○房○俱○虛○妻孥無百載之歡○七○化○亦○聚○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

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千○古○同○慨○黃上埋不堅之骨出園百頃其

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木坐

而白髮來侵賀者總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

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虚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

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于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鵠巢頂只

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纏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玉娘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

總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筆○力○絕○不○由○八○薛姑子正待又

唱只見不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箇

快手一箇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

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

包子說道不○忽○然○揣○夫○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

門子進來晉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拏着帖

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

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

紙四、月小書一部、下書侍生末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交書童快拏我的官銜、雙指手本同去、門子荅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抬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裡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見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秣秣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惶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箇、盪騎着驃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

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林林小廝、仰攆着、掙了合蓬着、丟
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
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
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
賊狗攆的林林小廝、你賭幾箇真箇、走向前一箇潑腳撇
翻倒兩箇、就碯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
沫、經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
直去了、兩寫書童玳安相罵見二人、月娘在後邊打發兩
同寵而一春花、一秋寔也箇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佛子、那潘金
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
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

裡恁有副割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

睨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

裡跑鬼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敬濟鬪葉又是如此

蓋此回是雙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

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

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月娘之惡咱們出來走走

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子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

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

銀子被金蓮向窓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

見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

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

第一回

二十一

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針尖相對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傍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賠身罰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箇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裡。金蓮問道：

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掙着裡
 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
 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凡方兒與我
 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
 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
 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
 道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
 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
 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
 的總觀能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
見為人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勻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

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
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
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
與王婆出之汗巾特待一對下接二人得手也
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箇
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關子兒都是纓絡珍珠
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嚶耶嚶再沒了賣瓜子兒開
廂子打喲噴瑣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
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
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
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
夫稍了來那又起箇害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

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

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又找上金蓮

道、你大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

兩口兒鬪葉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

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

娘說拏出來、此句却是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

兒收着、拏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替

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掉、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

家、金蓮與李瓶兒、寫盡回房去了、心事敬濟出來、迎接西門

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

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醺、也不到後邊、徑往



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 '小', '金', '蓮', '房', '裡', '來', '正', '是', '自', '有', '內', '事', '迎', '郎', '意', '何', '怕', '明', '朝', '花', '不', '開'.



